

“预制X”构式的形义错配及语用机制

张润敏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3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4月10日；发布日期：2026年4月22日

摘要

近年来，网络新兴构式“预制X”进入大众视野并呈现出高频泛化的趋势，本文对这一构式进行句法语义语用的三维考查。研究发现：在句法层面，“预制”突破了修饰具体实体的限制，向抽象事件与心理名词泛化，展现出强烈的类前缀化倾向；在语义层面，该构式通过语义压制与多空间概念整合机制，生成了“机械化、去本真化”的消极构式浮现义；在语用层面，该构式不仅作为面子保全与自我调侃的策略，而且更成为交际者批判工具理性、寻求社群立场对齐的话语工具。本文揭示了该构式形义错配背后的认知理据与交际动因，为网络流行语的微观演变与当代社会心理的语言学投射提供了实证参考。

关键词

“预制X”构式，形义错配，构式压制，概念整合，交互主观性

Form-Meaning Mismatch and Pragmatic Mechanisms of the “Yuzhi X” Construction

Runmin Zha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March 12, 2026; accepted: April 10, 2026; published: April 22, 202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merging internet construction “pre-made X” (Yuzhi X) has gained widespread public attention and exhibited a trend of high-frequency generaliz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multidimensional investigation of this construction from the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s. The study finds that at the syntactic level, “pre-made” breaks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f modifying concrete entities and generalizes to abstract events and psychological nouns, demonstrating a strong tendency toward quasi-prefixation. At the semantic level, through mechanisms of

semantic coercion and multi-space conceptual blending, the construction generates a negative emergent meaning characterized by “mechanization and de-authenticity”. At the pragmatic level, it serves not only as a strategy for face-saving and self-mockery but also as a discourse tool for interlocutors to critiqu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seek stance alignment within communiti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gnitive rationale and communicative motivations behind the form-meaning mismatch of the construction, providing an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the micro-evolution of internet catchphrases and the linguistic projec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 psychology.

Keywords

“Yuzhi X” Construction, Form-Meaning Mismatch, Semantic Coercion, Conceptual Blending, Intersubjectiv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交际的日益频繁与大众社会心态的转变，现代汉语中的语言变异现象层出不穷，原本作为专业名词的“预制”，在 2024 至 2025 年间迅速突破了原有的语义限制与语域边界，衍生出大量新兴表达，如“预制朋友圈”“预制社交”“预制人生”等并逐渐固化为半开放的“预制 X”构式。该构式不仅在形式上打破了常规的句法搭配惯例，在语义上也从“物理上的提前加工”演变为指代“机械化、程式化、缺乏真实情感投入”的隐喻表达。

针对“预制”及其相关现象，学界已从社会话语、媒介建构与消费心理等跨学科视角积累了丰硕成果，为理解该词的语义演变提供了宏观语境。在社会话语与心理层面，学者指出“预制菜”争议本质上触及了公众的“风险感知”与信息透明度危机[1]。在此基础上，有学者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消费者对预制菜的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其购买[2]；社交环境、消费者对口味安全的感知构成关键外部刺激，形成“刺激→认知→认同”的传导路径[3]；也有学者从社会与文化视角出发，探讨预制菜在不同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与心理因素作用下呈现的消费形态，指出这一新兴餐饮形态对传统饮食文化传承与家庭烹饪模式的影响。[4]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公众对于工业化复制模式侵蚀传统饮食文化独特价值的担忧。更深层次而言，这种负面反应源于一种“本真性焦虑”。在媒介建构层面，自媒体所采取的“刺激矛盾升级框架”[5]进一步加速了“预制”负面形象的病毒式传播。这些跨学科研究深刻揭示了“预制”一词在当下语境中所沉淀的消极语义韵与群体焦虑心理，正是这种社会共识催化了“预制”从“食品标签”向“社会批评话语工具”的转型。

然而，纵观现有研究，针对新兴半开放构式“预制 X”的语言学系统探索尚处空白。社会学与传播学研究阐明了“预制”泛化的外部社会动因，但该词在进入语言系统并演化为构式的过程中，其微观的形义互动机制仍未得到充分揭示。鉴于此，本文拟对“预制 X”构式进行“句法-语义-语用”的三维解析，以期揭示该新兴构式形义互动的内在规律，并为网络流行语的语用机制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支撑。

2. “预制 X”构式的句法分布与结构特征

基于从微博、小红书、抖音等主流社交平台采集的自然语料，本节将从变项“X”的槽位特征与构式的外部句法功能两个维度，对“预制 X”进行微观句法剖析。

2.1. 变项“X”的词类构成与语义泛化边界

在常规的偏正结构“预制菜”中，“预制”作为限定语[6]，其后的中心语通常为具有“物理可加工性”的具体名词。然而，在网络泛化语境中，槽位“X”的准入条件被大幅放宽，呈现出从“具象实体”向“抽象概念”和“心理状态”跨越的典型特征。

第一，从动作对象到事件名词的泛化。在演变初期，“预制”仍保留一定的动词核心属性，表现为“预先制作或准备”的动作，但其后的“X”已从传统的食品或材料转变为具有社交展示功能的事件名词或产物。

(1) 我也偶尔干这样的事，例如提前拍好圣诞节的圣诞主题餐 + 美美自拍……预制圣诞照哈哈。(微博，2024)

(2) 我都是预制5年内的朋友圈，2020年旅游的我还没发完呢。(抖音，2024)

在例(1)(2)中，“圣诞照”与“朋友圈”虽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加工属性，但作为社交媒体上的数字产物，它们具备了“可提前策划、加工并延迟发布”的特征。“预制”在此处促成了述宾结构(V-O)向偏正结构的初步过渡。

第二，向抽象关系与情感名词的全面突破。构式化的核心标志在于其对高层级抽象名词的强力黏合。在收集的语料中，大量“X”表现为毫无实体属性的社会学或心理学名词。

(3) “预制社交”指过度公式化的社交互动，导致情感传递弱化。(红辣椒评论，2025)

(4) 现在的恋爱都是预制情感，按照剧本走，没有真心。(小红书，2025)

(5) 预制关系就是加了微信也不聊天，点赞之交。(小红书，2025)

(6) 三十岁之前买房买车，这是预制成功的标准剧本。(微博，2026)

在例(3)至(6)中，“社交”“情感”“关系”“成功”均属于高度抽象的人类社会活动与心理建构。“预制”与这些词的结合，彻底剥离了其“物理加工”的本义，转化为一种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类前缀，用于修饰这些社会活动“缺乏自发性、高度同质化”的特征。

2.2. 构式的外部句法功能与共现语境

在宏观句法层面，“预制 X”构式已具备高度的黏着性与独立性，能够灵活充当句子中的核心句法成分，并展现出高度一致的语境共现特征。表现在：

一、句法成分的泛化与名词化倾向

该构式最突出的句法特征是整体的名词化，常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或表语。

(7) 朋友圈里的预制幸福，看看就好别当真。(小红书，2026)

(8) 逃离预制生活，找回活人感。(抖音，2025)

(9) 现在的恋爱都是预制情感。(小红书，2025)

在例(7)中充当主体名词；例(8)中充当动词“逃离”的宾语；例(9)中充当系动词“是”的表语。这一句法分布表明，“预制 X”已经作为一个稳固的认知格式，可以像普通名词一样被整体提取和使用。

二、消极语义韵的共现标记

通过对语料上下文的微观考察可以发现，“预制 X”构式处于极强的消极语义韵之中。它在语篇中高频伴随以下两类词汇共现：

“程式化”凸显标记：如例(3)中的“过度公式化”、例(4)和例(6)中的“剧本”、例(8)中的“模板互动”。这些共现词强化了该构式“工业流水线复制”的隐喻义。

“真实性”缺失标记：如例(4)中的“没有真心”、例(8)中的“削弱真诚”。更为典型的是例(8)中“预制生活”与“活人感”的直接对立，从句法层面坐实了该构式作为“反本真性”评价标记的语用地位。

3. “预制 X” 构式的形义错配与语义建构

当“预制”跳出原有的偏正复合词框架，与抽象名词或事件实体结合时，必然会产生表层逻辑上的“不兼容”。本节将从构式压制与隐喻投射机制出发，剖析“预制 X”构式如何跨越语义鸿沟，最终建构出特定的浮现义。

3.1. 语义特征的冲突与构式压制

在常规语义学中，词汇的组合需要满足特定的语义选择限制。动素“预制”的核心语义特征为[+物理加工]、[+工业化]、[+实体产物]。然而，在前文的语料中，进入“X”的词汇却展现出截然对立的语义特征。

如例(4)例(5)语义特征为[-物理可见]、[+自发性]、[+情感交互]；例(6)例(8)语义特征为[+历时演进]、[+个体差异性]、[+不可预测性]。

这种形义错配触发了认知语言学中的构式压制机制[7]。作为强势语境的“预制 X”构式，强制剥离了“X”原有的[+自发性]和[+个体差异性]特征，并赋予其[+流水线复制]和[+被动接受]的新特征。正如例(4)“现在的恋爱都是预制情感，按照剧本走”，构式压制迫使“情感”这一本应自然流露的心理活动，屈从于“按照剧本走”的工业化程序之中。

3.2. 隐喻投射与概念整合机制

“预制 X”构式之所以能被大众迅速理解并广泛使用，其底层逻辑依赖于精妙的概念隐喻，该构式实质上完成了一次从“工业食品生产域”向“人类社会互动域”跨域映射，在这一概念整合网络中[8]，交际者潜意识地完成了以下核心映射：

一、生产方式映射：将食品的“中央厨房统一加工、流水线装配”，映射为人类行为的“套路化、按剧本展演”（如例 8 中的“预制台词照着念”）。

二、时间维度映射：将食品的“提前做熟、冷链储存”，映射为社交行为的“时空错位与延迟满足”（如例 2 中的“预制 5 年内的朋友圈”）。

三、价值体验映射：将预制菜引发的“口感同质化、缺乏锅气(新鲜度)”，映射为人类社会交往中的“情感扁平化、缺乏真诚体验”（如例 3 中的“公式化社交导致情感弱化”）。

通过这种隐喻投射，“预制”一词成功卸下了食品工业的物质外壳，提炼出了“标准化剥夺个体独特性”的抽象内核。

3.3. 构式浮现义出现

构式的整体意义大于其组成部分之和[9]。在经历了语义压制与隐喻投射后，“预制 X”构式超越了字面意义，生成了强烈的构式浮现义——即“虚假的、机械的、失去主体性的”。

这一浮现义恰好与当代青年群体在高度理性化、科层化社会中产生的“本真性焦虑”形成同构，如例(8)中“逃离预制生活，找回活人感”便构成了语义对立：“预制”代表着被系统规训、被数据定义的“非本真状态”，而“活人感”则代表着不可预测的、充满瑕疵但鲜活的“本真状态”。

至此，“预制 X”构式完成了从一个客观的生产动作描述，向一个带有强烈主观负面评价和消极语义韵的类前缀的蜕变。

4. “预制 X” 构式的语用机制与交际理据

在认知机制的驱动下，“预制 X” 构式不仅在语义上完成了虚化，更在语用层面演变为了一个高频的主观化表达标记。本节将探讨该构式在网络交际中承担的语用功能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

4.1. 主观评注功能与立场表达

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说话人表达主观立场和态度的载体。“预制 X” 构式在实际运用中，主要承担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观评注功能：

一、面子保全与自我调侃的缓冲剂

当构式指向说话人自身的行为时，它往往作为一种自我降维调侃的语用策略，用于缓解社交压力或掩饰过度准备的尴尬。

(10) 预制思维的 J 人，和前辈说话的时候都会在脑子里过一遍要说的话。(小红书, 2025)

(11) 跨年的照片我上周就拍好了，属于是预制朋友圈了，到点直接发。(微博, 2024)

在例(10)和例(11)中，说话人深知自己“过度计划”或“提前摆拍”的行为有违自然社交的常规。通过主动使用“预制”这一带有轻微贬义的构式进行自我标签化，交际者巧妙地运用了幽默与自嘲，在承认自身行为“机械性”的同时，实现了对个人积极面子的保全。

二、对“工具理性”的负面评价与批判

当构式指向外部世界或他人行为时，则表现出强烈的贬义识解和批判锋芒。

(12) 预制晨袍照、预制婚礼流程，感觉像在完成 KPI。(微博, 2025)

(13) 预制人就像 AI 回答故障的情形正在人类蔓延，和对方说“辛苦群里回一下”，他竟然问辛苦群是啥群啊？我晕！(微博, 2025)

例(12)揭示了原本充满情感的婚礼仪式被异化为“完成 KPI”的流水线作业；而例(13)更是极具创造性地将构式泛化至人类主体（“预制人”），极其辛辣地讽刺了现代职场中丧失共情能力、如 AI 般机械回复的个体，在这里，“预制”成为批判“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语用利器。

4.2. 交互主观性与网络社群的立场对齐

交互主观性不仅关乎说话人自身的主观态度，更强调交际双方在互动中如何动态地关注、预期或吸收对方的立场，从而达成认知与情感的共鸣[10]。在社交媒体的真实互动中，“预制 X” 构式并非仅仅是个人单向的情绪宣泄，而是网民在对话中动态协商立场、构建身份认同的关键话语枢纽。我们通过一组典型的多轮对话语料来观察这一微观互动过程：

(14)

网友 A：跟风拍了套跨年写真，修图修到半夜，突然觉得好没意思，这就是传说中的预制朋友圈吧？(苦笑表情包)

网友 B：太真实了姐妹！我连文案都预制好了，现在看着只觉得心累。

网友 C：拒绝预制跨年！今年咱们主打一个原生态，发点糊图也挺好。

网友 A：哈哈对！夺回我们的活人感！(小红书, 2025)

在例(14)中，网友 A 通过疑问句与表情符号引入该构式，这不仅是自我调侃，更是向潜在的社群抛出试探，预期并寻求同理心。随后，网友 B 的回复“太真实了”和对构式的创造性沿用，完成了对 A 立场的强力认同。这种在上下文中对“预制”概念的重复与变体使用，是交际双方在动态协商构式的语用

价值,通过共享相同的“社交倦怠感”,A与B迅速在虚拟空间中划定了“我们(看透并疲于应对套路的人)”与“他们(沉溺于虚假表演的人)”的群体界限。在此共识基础上,网友C使用祈使性言语行为,将个体的情绪推向了群体行动的号召;而A的最终确认则标志着一个抵制虚假展演、追求本真的防御性情感共同体在几轮对话中被成功建构。

(15) 过年就该好好陪家人,没必要花时间预制朋友圈。(微博,2025)

(16) 拒绝“预制生活”与表演自律。(小红书,2026)

例(15)与例(16)通过祈使和否定的言语行为(“没必要”“拒绝”),向公共空间发出倡议。这种用法不再局限于描述现象,而是召唤具有相同“社交倦怠”体验的网民进行“立场对齐”,从而在虚拟空间中构建起一个抵制虚假展演的防御性情感共同体。

4.3. 构式泛化的深层动因与社会心理镜像

“预制X”构式之所以能从偶尔的修辞用法固化为常规句法,除了语用经济原则(以极简的形式编码复杂的社会批判)的驱动外,更深层的理据在于其精准击中了当下的社会心理痛点。

(17) 三十岁之前买房买车,这是预制成功的标准剧本。(微博,2024)

(18) 预制生活是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生活。(微博,2024)

(19) 拒绝修剪完美的“预制朋友圈”,通过展示真实甚至是不自洽的瞬间,夺回生命的主体性。(微博,2025)

如例(17)和例(18)所示,当下的青年群体面临着高度同质化的社会评价体系(即“标准剧本”),“预制”一词精准地隐喻了这种个体命运被系统提前设定、“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无力感。

在此语境下,“预制X”构式的流行,本质上是大众对现代规训社会的一次温和反叛。正如例(19)所深刻揭示的,批判“预制”,其终极交际诉求是为了在高度媒介化、套路化的生活景观中,夺回生命的主体性。

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预制X”构式在句法上实现了词类边界的跨越,带有强烈的名词化与类前缀化倾向;在语义建构上,其核心机制在于构式压制与跨空间的概念隐喻投射,使得毫无关联的“物理加工”与“抽象心智/社会活动”在合成空间内发生形义错配,进而催生出“去本真化”的消极浮现义与负面语义韵;在动态的交际语境中,该构式的高频使用是交际者为了进行主观评注、保全积极面子以及在网络社群中建构交互主观性的必然选择,它精准刺痛了当代青年在面对高度规训化、同质化社会生活时的“本真性焦虑”,成为大众夺回个体生命主体性的一种微观话语反叛。

5.2. 研究局限与展望

作为对新近涌现的网络构式的探索性研究,本文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主要聚焦于文本模态的形义分析,而现实交际中该构式常与特定的表情包、短视频配乐等多模态符号协同出现,未来研究可引入多模态构式语法框架,或依托更大规模的历时动态语料库,对该构式的生命周期及其与其他社会评价类构式的句法竞争关系展开进一步的量化深挖。

参考文献

- [1] 乌尔里希·贝克,刘宁宁,沈天霄. 风险社会政治学[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 42-46.

- [2] 刘静.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餐菜肴类预制菜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研究[EB/OL].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2023. <https://www.sinoss.net/c/2023-09-04/634690.shtml>, 2026-03-12.
- [3] 吕鹏, 万强. 广东预制菜产业消费认同的影响分析——基于SOR-SEM模型研究[J]. 广东经济, 2025(17): 37-40.
- [4] 徐慧丽. 预制菜消费者购买行为探析[J]. 中外食品工业, 2024(20): 114-116.
- [5] 杨焯瑄. 主流媒体与自媒体文本框架比较研究——以预制菜为例[J]. 国际公关, 2024(14): 143-145.
- [6] 董秀芳. 词汇化: 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7] 袁毓林. 构式压制和词汇各个层面的压制现象[J]. 汉语学习, 2011(1): 3-13.
- [8] Fauconnier, G. and Turner, M.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Basic Books.
- [9]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0] 沈家焯.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4): 268-275+320.